

一畦春韭绿

□曹春雷



曹春雷,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,在《山东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作品,多篇作品被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转载。

开春后,母亲要种韭菜。
菜园里的韭菜已经有些年岁了,每年一茬茬收割,如今生长乏力,母亲决定把其中一些换掉。不是种韭菜种子,而是要移栽新的韭菜根。葵花婶是母亲要好的姐妹,知道母亲要补种,就从自家菜园里挖了一些韭菜根,亲自送了来。
栽上后,浇了水,然后就是等待了。我每次回乡下,都要到韭菜畦旁看一下。海子说,“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。”而我,从现在就关心。春天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。一个人在春天里,要想迅速打开与春天之间的通道,就应该与土地建立积极的联系。而亲近蔬菜与庄稼,无疑是最快捷的联系方式。
一定是我的目光浇注了太多爱意,那些韭菜们感知到了,于是使劲儿生长。终于,破土了,萌芽了。有了这份新绿,院子里便有了春意。有了春意,便有了诗意。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。”这个春天,我想一直待在乡下,等一场春雨和一个夜晚,还有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。春韭和黄粱都已准备好,可朋友还迟迟未来。
等到嫩绿成为深绿,韭菜叶茂盛起来,就该收割了。头茬韭菜,最鲜最嫩最有味道。其鲜,号称春日第一鲜呢!其绿,翠然,齐根斩断,断口处汁液饱满,似乎要滴落下来,真的是翠绿欲滴。
无论多忙,母亲割了头茬韭菜,都要包水饺。这是母亲在春天里必有的一道仪式。一大早,母亲端一瓢豆子,去街上宝柱婶家,换来一块豆腐,只割下其中一小块——豆腐要少,不然会遮住韭菜的香,放在大碗里,用手攥碎。到菜畦里割一把韭菜,洗了,切碎,铺在豆腐上,然后倒入花生油、盐,搅拌均匀,

匀,馅子便做成了。煮出来的水饺,皮薄,透着翠绿。吃在嘴里,香气浓郁。这是春天的味道。吃一个,仿佛大半个春天就被含在嘴里了。
记得那年春天,我在离家四五里地的学校读初一。有一天中午下课后,有人在教室外喊我的乳名,是母亲。母亲是从家里一路走来的,提着一包水饺。知道我想家,割了头茬韭菜,包了水饺,带着来看我。我和舍友们分着吃了。那一刻,母亲成了全宿舍人的母亲。舍友们都说,咱娘包的水饺真好吃。
新韭炒鸡蛋,也是美味。有时农忙,母亲从田里回来,去鸡窝旁摸出两个鸡蛋,再到菜地割一把韭菜。铁锅热了油,先炒鸡蛋,再放韭菜,翻炒两下,就盛出来,端上桌。
母亲炒的韭菜炒鸡蛋,一个异乡的陌生男孩曾吃过。很多年前的一个春天,在大街上,母亲遇到一个男孩,一看就是外地的,年龄和我差不多,十六七岁,苍白着脸,推着自行车,摇摇晃晃。母亲喊住他,拉他进了自家院子,烙了个饼,炒了韭菜鸡蛋。男孩狼吞虎咽。男孩说自己和家人拌嘴,一气之下离家出走。母亲絮絮地说了很多,劝他回家。男孩嗯嗯应着。母亲送他到了街上,看着他调转方向往回走,目送了很久。
那男孩如今也已中年了吧,他叫什么名字,在哪里生活,过得咋样?不知道。这世上有很多事情,你知道开头,却不知道结尾。但我想,也许在这个春天,他会用很长的时间,去炒一盘韭菜鸡蛋,用来下锅的,不仅是韭菜鸡蛋,还有往事——是旧时春天里的一件往事。菜端上桌来,夹一口,慢慢咀嚼。菜是香的,心是暖的,比此时窗外吹进来的春风还要暖。

移植美好

□邵桂娟



邵桂娟,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泰安市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散文学会会员、第三届泰安市政府东岳文艺奖获得者、山东省第21届作家班学员,著有散文集《淡若花开》《那年樱花》。

清晨的街道,天空有些发灰,霾的身形在远方扭动。这已经很好了,至少我看到了不远处的小山,因为很多时候,它是把自己藏在霾里面的。
行走在上班的路上,萧瑟的冬晨没有可以让人停留的风景。突然,我不自觉停下了脚步,把头转向右侧一处被挖掘机破坏的残墙上。一片狼藉里,兀立着一面墙,墙体上挂满了枯干的爬山虎的枝枝杈杈,它们如蜘蛛网般附着在上面,在严寒里瑟瑟发抖,让我的心揪疼起来。
这可是我最钟爱的一处风景!
多少个日子,我驻足这里,看爬山虎春季泛绿,夏日疯长,秋来的红黄,多少次感叹它旺盛的生命,炎炎夏日为这个小院铺绿叠翠,它顽强的生命力,是一支绿色的歌,吟唱在我的梦境。
昨天路过这里,记得它还是好好的,一夜之间,就变成了这样。承载它的墙体,因为本身的陈旧,要被现实淘汰,所以它就要消失了,连同给予它生命的根。也许今天我下班回来时,这里已是一片废墟,这片墙体连同爬山虎会一同跌入尘埃,不知去了哪里。
记得前几日,远在他乡的女儿想家了,问我:“妈妈,咱东平现在都是哪里变化了?”我竟然语塞。小城每天都在变化,修路、建楼、拆迁、重起……社会需要发展,生活质量需要提高,打破清除陈旧不好的东西,更合适

应新思想新形式的建设布局,是社会发展趋势。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,必然会有这种情况,只是,一切太快了,快到我们无法静下心来,品一杯温香的茶,赏一朵带露的花。
人心也都浮躁了。
以前的慢生活,是纺车摇出的棉线,再用织布机一梭梭地集结,细细密密地,全是情感的凝聚。以前的啥都慢,以前的啥都甜。妈妈早上给我捂到灶火里的地瓜,中午回家扒出来还是温热的,蜜糖的滋味里,没有现在叫卖的烤地瓜的汽油味。那时的马车慢,那时的书信是要坐车的。现在的人出行有飞机、高铁,书信只需点一下手指,智能电子产品让你躺在床上享受全方位的服务。以前的人端着书本,要坐好了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;现在的电子书,让人一目十行;以前的书能翻到卷页断册;现在的电子书翻过去就难寻踪迹。现在的孩子趴在电脑前,拴在电视里,手机形影不离;以前的娱乐很单一,孩子除了读书,就是和小伙伴一起游戏。
慢有慢的好处,快有快的优势,当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快步跟上的时候,我们固守在过去,结果只能是落后;重要的是,我们要学会选择好的东西,让它们流传下来。那些不能用原有的形式保留下来的,记它们的精神也好,比如这株爬山虎。
我已将它移植到了心里。



赵波平,正高级工程师、泰山文化协会会员,曾主编《泰山故事——景物篇》,参编《泰山石刻当造像》《泰山石刻书外拾锦》《北方乡土树种园林应用》等。

泰安电影院

□赵波平 文/图



泰安电影院雪糕箱。

笔者曾见一雪糕箱,箱厚重结实,为实木燕尾榫扣接而成;盖为上掀;通体上乳白漆;前涂红色大字“雪糕”,小字为“泰安电影院1号”。此箱是泰安电影事业的实物见证之一,它经历了当年电影业的辉煌。
1950年春节前,泰安城里大观街裕民、车站三联、财源街生产合作社三家联合,从济南用一宗白布换来了35毫米提包式放映机,租用财源街东 route 路北张昌源家的一破旧大屋作为放映室,开始了电影放映事业。由于电影少,放映质量差,上座率低,该合作社不到一个月就停业了。后来,放映设备被收为国有,并整修了大屋,办起了泰安地区第一家影剧院,该剧院被命名为“泰安人民剧场”,剧场于1950年8月下旬营业。剧场所用影片按场次计租,每场30万元(1955年3月1日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时,第一套人民币的1万元相当于1元),放映的第一部影片为《红旗漫卷西风》。
1956年5月,山东省文化局拨款15万元,加上地方投资,政府在青年路东升平街北始建新的人民剧场。1957年6月,新剧场建成,正式命名为“泰安电影院”。影院建筑共1327.24平方米,座席842个,为砖墙木架挑檐坡屋顶式建筑,其前脸两层,为三门四柱式,左右角楼各三层,全有长廊贯通,檐下砌斗拱式石挑檐,建筑整体民族风格浓郁,与邻近的岱庙相得益彰。1957年7月1日,电影院正式营业。
《白毛女》《李双双》《红灯记》《牧马人》《少林寺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……当时,看电影成了人们重要的文化生活之一,在酷暑中持冰甜雪糕观影是人们难忘的记忆。据统计,1979年,泰安地区全年电影放映11.64万场,观众人数2.1086亿人次,放映收入375.33万元,泰安电影院也紧跟时代,1979年在影院内增建了冷风设备,每天放映达10场,年收入27万元,平均票价0.15元。
现在,泰安电影院早已停业,影院老房子也改做他用了。当年离不了的雪糕箱也成了记忆,但始终不变的是人们对电影艺术的追求。